

通典卷第七十八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纂

禮三十八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

諸侯附○夏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會也不會則

日蝕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蝕天子鼓於社責上公也瞽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蝕庶人百役之人

○周制曰日有蝕

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

矢又以朱絲繫社而伐鼓責之

或曰脅之或曰為暗恐人犯之日蝕者陰侵陽

社者衆陰之主鼓配陽也以陰犯陽故鳴鼓而救之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

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

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

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

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

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

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迎尸諸侯

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魯昭公十

七年六月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大夫擊門士擊

柝言衛其隅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霑服
失容則廢○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
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
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間鼓音侍臣皆著赤幘
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劔立其戸前衛尉驅馳
繞縈察守備日復常皆罷

此義摯虞決疑注云約魯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

之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

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帛單衣
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
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

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
謫見於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
獻酌之報是爲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
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
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
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
則聖人垂制不爲異變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
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
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
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勅

有司爲救日蝕備旣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典歷者按歷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歷周晃等對曰歷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

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
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
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疎密謬准交會以爲其兆至乃
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
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
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
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爲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
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
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負
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

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朝合朔却元會○東晉元帝大興
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
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
日有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
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
論災消異伏又以竈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
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先廢朝禮此則
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
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戒

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不見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邵逆廢日蝕之戒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過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青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旣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失其義旨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彧所善漢朝所從

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爲準繩
故正之云爾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又
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
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
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又從彪之議○宋因晉
制○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
大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旣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
不曾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
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
日火及日蝕則停尊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

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但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北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戒嚴三門者閉中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卽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劒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劒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大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

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加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大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議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議曰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洩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靜而不擾也夏至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也晉劉遐議曰以爲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

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月蝕無救之道明矣何能以爲二節陰陽升降之極會
通交代之日二氣旣接剛柔始分君子遠慎諸物近慎
諸已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鼓息
兵其宜合同張侯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
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所重所慎於是在矣周禮
太僕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
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
慶上會情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
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劉泓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

興日蝕陰盛擊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于瓚
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
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
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
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
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爲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
自興否剝將至大戚方來宜有鳴鼓開闢興兵駭旅施
命四方誥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
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
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於冬至也

馬政 馬祭附○周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天子

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

種謂上善

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降殺之差每廐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

家謂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爲三馬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

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

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

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良善也善

馬五輅之馬趣馬馭夫僕夫師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

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匹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駑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駑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入皆疑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駑夫四百三十二匹矣趣音倉走反趣馬掌贊正

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簡差也節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巫

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材於校人

乘謂驅步以發其疾所以知疾處乃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

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仲春通淫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按

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

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者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賈謂皆

有物色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

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償以毛色

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

而死者不任春祭馬祖執駒

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眾云執駒無合

用非用者罪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駝鄭元謂執猶

夏祭

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

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

特謂驟之

驟音繪秋祭馬社臧僕

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眾云臧僕謂簡

練馭者令皆善也鄭元謂僕馭五輅之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

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

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

甲庚丙壬戊為剛日

乙丁辛癸巳為柔日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